

媽媽同志



抗 日 戰 爭 故 事 選 集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PDG

247.8
332-3

653.1
6541/1

1568
157

目錄

鐵城的爆炸.....	一
媽媽同志.....	八
母與子.....	二
婁天朝的殺敵故事.....	二七
青紗帳裡擺戰場.....	三
吃馬肉的故事.....	四
石井村的地道戰.....	四五
甄老德.....	五〇
再版後記.....	

鐵城的爆炸

大反攻的時候，我們的部隊包圍了吳橋城。吳橋城裡住的是鐵心漢奸尤美玉的偽軍。

吳橋城外邊，是一片汪洋大水，只有三條路通向東、西、南三個城門，孤零零地，像三條水蛇。

匪頭頭尤美玉對城裡的老百姓吹大氣：

「吳橋城是鐵打的，八路軍十年也攻不下！」

可是沒幾天工夫，吳橋城就被咱們攻下來了。

多麼堅固的東西也擋不住人民的力量。

太陽在天空照着，像一團火；人，就是一動不動地坐着，汗還是啪嗒啪嗒地掉下來。

吳橋西關的兩間空房裡，逐漸堆起了新鮮的泥土，土堆邊是一個洞口，十來個棒小伙子，拿着鐵鍬洋鎬，筐子籃子，緊張地忙活着，全不理會身上的泥、汗。

這是東光縣的民兵。要攻下吳橋，必須先挖通地道，炸開城門。他們接受了這個光榮任務。

房子離敵人不遠，鐵鍬洋鎬的叮噹聲，引起了敵人的疑惑，子彈不斷打到院子裡，打在門口上，有時鑽進窗戶，打在土牆上，發出「撲出撲出」的響聲。

人們緊張地挖掘着。

爲了欺騙敵人，上面打起了鑼鼓。城樓上的敵人馬上應和着。

敲起來，說：

「八路軍玩樂咱們也玩樂，不能讓他們把咱們看癩了！」
鑼鼓喧天，人們挖得更放心了，更起勁了。

地道越聚越深遠了。其深處越來越悶熱。汗，沖洗着每個人的全身，濕透了衣服，發出酸臭的氣味。

三

吳橋西門外，橫跨在護城河上的，是一座大橋。

地道必須通過這座大橋，才能挖到城門下面。

第五天頭上，地道挖到了河邊，但是，偏北了，在護城河西岸上，透出一個窟窿。敵人發覺了，子彈手榴彈一齊打來，工作暫時受到了阻碍。

要想解放吳橋，必須克服眼下的困難！

人們找來了兩床被套，用水濕了，冒着敵人的砲火，塞住透

出的窟窿，後面培上一層泥土，子彈再也打不進來了。

地道向南一拐，就到了橋頭——更大的困難來了。

用石頭、磚、洋灰灌漿砌成的大橋，足有兩丈多長，結實得像鋼鐵，鑿一下震得手生疼。

帮忙的七個石匠，輪着鑿了一天，只鑿成臉盆大一個窩窩，民兵心裡含糊起來！

但是，當他們想到，吳橋城裡，還有千百萬自己的父老、自己的親人正受着敵人的蹂躪時，當他們想到解放吳橋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意義時，他們的勇氣來了，他們替出了石匠，自己掘鑿起來。洞裡，沒有白天，也沒有黑夜，只有一盞油燈幌幌悠悠地照着明。

洞，越來越小，人們開始用膝蓋行走，開始跪着工作。膝頭的褲子破了，膝蓋流血了，血結成痂，脫去一層，又是一層。整整五晝夜，大橋已經挖通了一半。



他們替出了石匠，自己掘鑿起來，洞裡沒有白天也沒有黑夜，只有一盞油燈幌幌悠悠地照着明。

不能挖風道，洞裡空氣逐漸稀薄起來，油燈的光焰漸漸縮小，核桃大，黃豆大，滅了。沉重的黑暗壓下來，壓在人們的胸口上，像塊千百斤重的大石頭。人們的身體，逐漸酥軟下來，像要散了，只是大張着嘴呼呼地喘氣。

一個共同的思想在人們的心眼裡閃出

來：

難道我們就這樣呆下去麼？難道我們的任務就這樣丟下麼？難道我們再不能解放吳橋了麼？

不，應當馬上想辦法。

幾個人掙扎着出去，找了幾把大蒲扇，派幾個人專在洞口往里搨風。

人們逐漸恢復了力氣，燈也重新點了起來，燈頭跳動着，發出喜悅的紅光。

人們幹得更有了勁了。

四

地道通過了大橋，挖到了城門下。

「鼓冬——鼓冬」的聲音在對面響了起來。

敵人發現我們挖地道了，也想用地道來破壞我們。

不等敵人挖到，我們的地道往北一拐，往上一繞，挖成了一個盛藥的大洞。

四十多袋炸藥塞滿了土洞。安上雷管，通上引線，敵人却還在「鼓冬鼓冬」找死。

人們走出了洞口。城門樓上敵人在敲鑼，在打鼓，在叫罵。

「轟！」立刻煙塵蔽天，城門樓子不見了，磚瓦撲撲地飛出去半里多地。緊接着一片槍聲喊殺聲，像海濤一樣，我們的部隊捲進城裡去了。

「鐵城！」在人民的力量面前，連豆腐也頂不上！

媽媽同志

一 這個光榮稱號的由來

要想知道「媽媽同志」這個光榮稱號的由來，就得先從她的家庭生活說起。

媽媽是遵化縣聖水院村人。丈夫扛長活，媽媽拉扯着兩個孩子，給地主們洗衣服，縫紉子，納底子，掙兩個錢貼補着。可是，每到苦春頭，還得孩子偷偷將來楊樹葉，用開水煮了屏糠吃。一次，樹主找來，吹鬍子瞪眼睛，好說歹說，媽媽忍氣吞聲陪着笑臉，請了罪才罷。

這樣的日子，還一天比着一天緊。眼看要支持不下了，兩口子商量商量租了五畝地，丈夫白天做活，晚上回家耕地，媽媽也

領着孩子去經營。盼星星盼月亮，糧食盼到家，不等晒乾，就被地主拉走了一半。官家也是填不滿的坑，捐稅壓死人，剩下的糧食照舊是不夠吃。女孩子十四歲那年，一天晚上到一個地主家剝棒子皮（剝完棒子皮可以帶回家當柴燒），東家二小子一定摟着要親嘴，女兒打了他一個嘴巴，二小子惱了，剝下的五六筐棒子皮不但不給了，還說：「以後再登門，就打斷腿。」女兒回家扎在媽媽懷裡，嗚嗚咽咽哭了一夜。媽媽咽着眼淚安慰女兒說：

「忍着吧，總有一天，我們翻過身來！」

日本鬼子打進來了。全國人民，在共產黨的號召下，對敵人展開了英勇頑強的鬥爭。爲了改善人民生活，加強抗日力量，在抗日根據地，在敵人後方，共產黨領導着人民，實行了減租減息。

那年七月十四，大月亮地裡，全村男男女女聚在南場，聽一個青年小伙子講話（後來媽媽才知道是抗日人民政府的區長）

說：餓着肚子打不了鬼子；不能餓死的餓死，撐死的撐死，要減租減息。過兩天，街上又出了佈告。但是地主還是像臭蟲一樣，叮着窮人不放。又開了一個羣衆大會，租、息才減了，官差也消了，二兒子同爸爸扛長活也長了工錢，糧食一年接一年堆在屋裡。

媽媽記住了八路軍的好處，只要同志們住在家裡，洗襪子，補衣裳，想盡新鮮飯做着給你吃。媽媽說：

「成天挨凍受餓，黑夜白天不歇勁；吃不着喝不着，到家還不解解饞！」

有時同志們睏極了，把槍擱在桌子上睡了覺，她就悄悄地給你塞在枕頭底下。你一睜眼，她用手指着你的腦門，責備地說：

「危險哪……看你熱的，真是打鬼子的好手！」

她怕村人放哨大意，娘兒倆，悄悄輪班站崗。

同志們都說：「你真是我們的好媽媽。」

她不高興地拉下臉：

「我抗日啊，也該叫我同志！」

從此都叫她：

「媽媽同志。」

二 掩護抗日戰士，送子參軍報仇

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號，八路軍同日本鬼子在聖水院後山開火，五百多鬼子死了一大半，八路軍也有傷亡。傍黑前鬼子來了援兵，八路軍轉移了。

刮了一天大風，晚上停了，烏雲又密集起來，天像黑鍋底，伸手不見掌。鬼子住在聖水院，殺豬、殺羊，抓的鷄飛狗跳牆，半夜才安靜下來。

媽媽同女兒熄了燈，躺在炕上睡不着。住在對屋的鬼子打着呼嚕。一會，聽對屋門嘩啦開了，「格登——格登」皮鞋聲走出

去。女兒用肘碰了媽媽一下，低聲說：「換崗去啦！」

媽媽直瞪著兩眼，望着一團漆黑，她想起那隻黃毛彎角的小牛。那是丈夫前年賣了五斗米買的；媽媽在夏天親自揀着筐拿着鐮刀到河沿割來青草，一把把餵養大的。媽媽常摸著牛冰涼的鼻子說：

「好好拉套耕地，多給你割草吃。」

那知道，今天眼看著鬼子用刺刀把肚子挑開，剝皮，燒著吃了。牛臨死，望著女主人哞哞地叫，叫一聲，媽媽的心就抽抽一下。媽媽爲牛到鬼子跟前求情，被鬼子踢了一個觔斗。

西北風又刮起來，窗紙嘩啦嘩啦地響，娘倆怎麼也睡不着。女兒剛一打盹，半睡不睡的時候，有一隻手摸她的腦袋，她打了一個冷戰，用肘碰了媽媽一下：

「有人！」

媽媽不聲不響划著洋火，抬頭看了看，什麼也沒有，嘟囔

著：

「睡吧！別疑神疑鬼的啦！」

沒半袋煙的工夫，摸到媽媽頭上來了，這分明是一隻冰冷的手。媽媽倒吸了一口氣，坐起來點着燈，還是看不見什麼，正納悶兒，忽聽炕根下有人哼哼，娘倆看了，幾乎叫出聲來。

一個八路軍戰士，棉軍衣的肩膀上滲着大片的血，腦袋歪斜地枕在機關



一個八路軍戰士，棉軍衣的肩膀上滲着大片的血，腦袋歪斜地枕在機關槍上。

槍上，臉像白土子，胸脯和膝蓋全是冰血和泥土。

他是個機關槍手，在天黑突圍的時候被打中了左肩，因為他在媽媽家裡住過，才爬了來。他流血過多，又加上在冰雪裡，拉着一挺機關槍爬進來，早昏沉沉地沒力說話；又怕被鬼子聽見，才用手去摸。

娘倆把戰士抬到炕上，女兒在門口站崗，媽媽給戰士脫下血衣，擦乾淨傷口，包紮了，換上便衣，蓋上被，機關槍放在媽媽被窩裡。

「水！」有一袋煙工夫，戰士才吐出一個字。

媽媽把嘴湊到戰士耳根說：

「給你燒！」

外面，「格登——格登」的皮靴聲，近了，更近了。媽媽忙向女兒使眼色，鬼子剛要掀門簾，女兒忙迎上去：

「太君，走錯了，那個屋！」



「不睡！」鬼子說着中國話。
「媽媽叫我給太君燒水喝。」

「太君，走錯了，那個屋！」女孩子說。

「不睡！」鬼子說着中國話。

「媽媽叫我給太君燒水喝。」

「好的！」

「好的！」
鬼子進屋去
了。

水燒開
了，給對屋
提去一壺。
戰士喝了
水。媽媽囑
咐女兒悄悄
做了一碗麵
湯，戰士吃
了，精神漸